

Refraction of the Classics: Translation, Diffusion and Intepretation of
Ming-Qing Fiction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蔡雅芝 著

经典的折射：

明清小说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阐释

海外
借

 復旦大學出版社

蔡雅芝 著

经典的折射：

明清小说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阐释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的折射:明清小说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阐释/蔡雅芝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11

ISBN 978-7-309-15954-7

I. ①经… II. ①蔡…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91683号

经典的折射:明清小说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阐释

蔡雅芝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助理编辑/杨 骐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 86-21-65104505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37 千


202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5954-7/I · 1297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明清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高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截至目前，明清小说已被外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多个地区广泛传播，而西班牙语世界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区域。众所周知，西班牙语世界涵括了包括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等二十余个国家与地区。事实上，早在16至17世纪，就有西班牙传教士译出《聊斋志异》的片段，直至现今，在西班牙语世界已经产生并累积了诸多明清小说的翻译作品与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当前国内学界对于明清小说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较为整全的专题研究。

我对明清小说西译的研究兴趣起始于我在西班牙的汉学重镇格拉纳达求学期间。自北京大学西葡语系毕业后，我在格拉纳达翻译系继续硕博阶段的学习与研究，研究具体涉及了《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词话》等数部明清小说中委婉语的西班牙语翻译。在研究的开展之中，有幸获得了西班牙重要汉学家雷林科（Alicia Relinque Eleta）与翻译研究专家何塞·安东尼奥·萨比奥·皮尼利亚（José Antonio Sabio Pinilla）的指导。值得一提的

是，雷林科正是推动明清小说在西班牙语世界翻译与传播的重要学者与译家，她不仅完成了《红楼梦》的校对工作，还翻译了《金瓶梅词话》等诸多作品。在回国进入复旦大学工作之后，我对明清小说西译的研究兴趣延续至今，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本书主要着眼于探析明清小说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将翻译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重，结合描述翻译学、文化语言学、符号学与诠释学等相关理论，从明清小说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历程、具体翻译文本分析，以及明清小说在西班牙语世界的接受与阐释等多个层面开展研究并提出相关结论。本书的书写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在第一章中，我们勾勒了明清小说外译的研究现状，梳理了明清小说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历程，并剖析了这一历程背后潜藏的权力关系与影响其翻译出版的多元因素。在第二章中，我们结合具体的翻译文本实例，探讨了部分明清小说西译的翻译策略与译者风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异质文明间的可通约性问题。第三章则旨在整理与研究西班牙语世界对于明清小说的相关阐释，并重点关注了西班牙语世界对明清小说中女性主题的讨论以及博尔赫斯对明清小说的相关诠释等。

文学经典在进入世界的历程中必然经由翻译发生了折射，而恰恰是在这一椭圆折射的过程中，文明之间产生了审美维度的交融，进而推动了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本书正是期望能够对明清小说通过翻译进入西班牙语世界的路径、过程与回响提供一些讨论与思索。

本书章节在写作过程之中，获得了多位师长的悉心指导与帮助，也得到家人一如既往的支持，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感谢。本书的出版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资助，此外，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老师与杨骐老师在出版过程中的帮助。

由于水平与资料所限，本书在书写过程之中难免存在诸多遗漏与不足之处，还望读者与专家予以批评与指正。

2021年，上海



目 录

序言

| | |
|---|-----|
| 第一章 翻译与传播历程 | 001 |
| 第一节 步向世界文学的明清小说 | 001 |
| 第二节 异质符号域的多向对话与权力关系：论明清 小说的西班牙语翻译历程之流变 | 014 |
| 第三节 影响明清小说西班牙语翻译与传播的多元 因素 | 036 |
| 第二章 翻译策略与可通约性 | 061 |
| 第一节 多元的翻译策略——以委婉语翻译为例 | 063 |
| 第二节 “显与隐”：论翻译中的显化 | 090 |
| 第三节 “异的考验”：论翻译中对可通约性的寻觅 | 103 |

| | |
|--|-----|
| 第三章 异域在接受与阐释 | 118 |
| 第一节 视角与阐释——西语世界相关学者对明清小说的 研究与阐释 | 120 |
| 第二节 西语学界对明清小说之中的女性形象的 阐释 | 139 |
| 第三节 “幻想的炼金术师”——博尔赫斯对明清小说的 他者想象与视域融合 | 152 |
| 结语 | 177 |
| 参考文献 | 180 |



第一章

翻译与传播历程

第一节 步向世界文学的明清小说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繁荣阶段与创作高峰时期，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在明清时期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出版印刷业的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小说与戏曲等通俗文学获得了繁盛的发展，到明代中叶，小说这一创作体裁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学样式，直至清代，小说的发展更是抵达了其鼎盛时期，并在后期逐渐开启了其向近现代小说的转型。在明清时期诞生的诸多小说文本不仅流传度甚广，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与文化价值，诸如当今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此外更有《金瓶梅》《封神演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等诸多重要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许多小说文本流传至今，成为国族文学之中的精粹之作，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与此同时，从整个世界的范围内来检视与考察，诸种作

品更是借助翻译跨越时间的维度与国境空间的边界，流动与传播至世界多个语际文化空间。小说等多种文本的翻译促进了异质文化之间深层次的相互碰撞与交流，形塑了当今世界文学的版图。

一、从翻译中走向世界文学

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 2003: 281)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给出了其著名定义：

在全部的变化性中，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能够于今天正在传播的世界文学的不同形式中被发现，其多种呈现模式让我集中于世界、文本与读者提出了一个三重定义：

1. 世界文学是不同民族文学的椭圆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
2. 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书写。
3. 世界文学不是一套文本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方式(a mode of reading)，一种超然相远地与我们自身时空之外的那些世界进行交流的方式。^①

在定义中，首先，达姆罗什论述了世界文学一定是在语际传

① 本书中的译文皆为作者自译。

播的流动过程之中，世界文学是国族文学走出本土在语际传播以产生影响的“椭圆折射”。所谓“椭圆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乃是达姆罗什借用光学术语“椭圆反射”（elliptical reflection）所创造的短语，旨在表明国族文学在世界空间传播中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交汇中进行了整合与融通。其次，达姆罗什认为翻译对于推动国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s）成为世界文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2012: 180）在《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一文中强调的：“翻译推动了国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而且如果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文学。最后，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不变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方式，这强调了阅读的当代性，并赋予了世界文学新的动态与生命。

与此同时，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971: 2-3）认为，世界文学在其概念所指称的品质上往往暗示着一种时间的因素，因为一个国族的文学要在世界的阅读平台上获得声誉，通常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尽管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所给出的崭新定义消解了世界文学的时间性及必要性，赋予了当代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合法性，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的是，诸多流传至今的明清小说，其本身就是极为优异的国族文学，而历史上诸多译家对这些小说的多种异质语言的翻译，就证明了中国明清小说在审美的多元性上具有世界文学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国族文学并非天然就诞生成为世界文学，依照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 2003: 281）的论述，一部作品要成为

世界文学，“必须像光线发生折射那样，穿过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等构成的介质，在椭圆形空间中反射出第二个焦点，由此形成一种混杂、共生的作品”。换言之，一部作品必须跨越时代、语言、民族、国别等界限，历经演变与融汇，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流通，而世界文学也正是在这一翻译进程中获益的审美性书写，达姆罗什引用了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The Epic of Gilgamesh*）的翻译与流通作为例证，描刻并阐释了这种“椭圆折射”的途径。在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定义下来查看明清时期的中国小说向异国文化空间散播的历程，我们可以见出，诸多明清时期操用汉语言文字撰写的小说正是经由翻译的途径，跨越时间在世界多种语际空间之中实现了流动。正因为如此，这些审美性书写文本作为原本的国族文学，在新的语言空间里发生了移植与重生，并且不断地被新的读者进行阅读，从而列席于世界文学之中。

以《红楼梦》为例，目前这部诞生于清代的作品已经陆续被译为英文、俄文、德文、日文、法文、西班牙文、韩文、意大利文等30多种语言文字，统共至少有100多种译本，全译本也多达36种（唐均，2016：45），客观地说，这部作品早已经突破了本土语境，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巨著。在2017年，西班牙北欧出版社（Nórdica）出版了《世界文学云图：发现世界的35部作品》（*Atlas de Literatura Universal: 35 Obras para Descubrir el Mundo*），多位作家、学者、文学批评家与译者参与了本书的编撰与出版工作，该书从世界多国选取了对于世界文学有代表意义的35部作品作了介绍与评论，《红楼梦》就列席其中。书中序言

写道：“我们一共择取了三十五部作品，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并非是详尽无遗地列出所有世界文学作品，也不是为了进行学术研究，因为以如此少的著作来概括所有的世界文学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我们的初衷乃是出版一本便于读者阅读的书，以鼓励有探索精神以及想寻找新事物的人们重新阅读或发现这些重要的书目。”很显然，《红楼梦》在西班牙语世界也成为世界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水浒传》在国外的流传是尤为广泛的，它不仅对东亚的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广泛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水浒传》在江户时代已经传入日本，直至19世纪，已有大量《水浒传》的日文译本以及相关的改编作品存世。赛珍珠（Pearl S. Buck）在1920年代中后期完成了首个英文全译本的翻译，后于1933年正式出版。后来，又有多个语种的译本诞生，其中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捷克文、波兰文等。（王丽娜，1998）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曾经在德译本《水浒传》的跋文中指出：“《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三部巨著，理解了这三部书就可以称得起中国通。”

《三国演义》同样对东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催发了大量衍生作品的诞生。《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是出版于1689—1692年（清康熙年间）的湖南文山的日文译本。其英文译本则首次出现于1820年，当时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翻译其中的片段并刊发于《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依据王丽娜与杜维沫（2006：70）的统计，截至2006年就已有超

过二十余个语种的译本，其中包括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荷文、俄文、爱沙尼亚文、波兰文、日文、朝鲜文、蒙古文、老挝文、泰文、马来文、爪哇文等。后续又有多种译本诞生，例如西班牙语译本目前也早已经存在，当时是从英文转译的，在2012年由外文局出版。

《西游记》作为中国古代的首部长篇浪漫主义神魔小说，自从明代以来在中国民间就存在有多种流传的版本，在清代也有数种刊本与抄本。论及其对外翻译，最早的正式译本为18世纪中叶时期的日文的译本。后来，在英语世界，《西游记》的选段由塞缪尔·伍德布里奇（Samuel I. Woodbridge）据美国汉学家卫三畏所编纂的汉语读本小册子译出，内容为《西游记》通行本的第十回与第十一回中的选段，这一译本在1895年由上海华北捷报社出版。此后，又诞生了多个英语的全译本，例如，在1983年，余国藩翻译完成了其英译本。此外，《西游记》目前也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等多种译本，在亚洲也有越南文、朝鲜文、日文等译本流通（王丽娜，1980）。

《儒林外史》的成书时间略早于《红楼梦》，在中国的小说发展史上也是一部重要的长篇白话小说。《儒林外史》不仅深远地影响了晚清小说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也早已经传播至海外各国。它在世界上的翻译较早可以追溯至1933年贺师俊译出的《儒林外史》的法文选译本，此后，陆续又有多种语言的全译本问世，根据统计，《儒林外史》已有英、法、德、俄、越、日、蒙等7种文字的译篇和译本17种（其中全译本7种）。（杜维沫、王丽娜，1982：116）这一统计还仅是截至1982年的数据，依据

我们的调查，实际上，后来还陆续出版了《儒林外史》的西班牙文、捷克斯洛伐克文、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等多种译本。诸多权威的百科全书都对于《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很高的评价，例如大英百科全书、美国大百科全书、法国拉鲁斯百科全书等，这也足以见出《儒林外史》在世界文学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金瓶梅》是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金瓶梅》在海外的影响力不小，在欧洲有多个译本。据苗怀明与宋楠(2015)的考证，于1862—1869年间完成的加布伦兹德译本是国外第一部《金瓶梅》的全译本。据王丽娜(1988: 134)统计，其外文译本包括有英、法、德、意、拉丁、瑞典、芬兰、俄、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日、朝、越、蒙古等语种。其西班牙文版本也于2010年在西班牙出版。

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也是最早被翻译且传播至世界其他各国的明清小说之一，在海外流传甚广，目前至少已被译成29国语言文字，且有多达60余种译本。

《好逑传》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译介历程，自从《好逑传》的英译本在18世纪问世之后，在欧洲涌起了翻译出版《好逑传》的热潮，从英文转译至法文、德文、荷兰文。后来又出现了多种译文版本，依据相关学者的统计，《好逑传》的西文译本共有26种，其中全译本10种，节译本16种。语言则涉及英文、德文、法文、荷兰文、俄文等，其中英译本达10种之多(宋丽娟、孙逊，2008: 72)。

以上所列出的仅是诸多被传播至海外各国的明清小说中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关于这些诞生于明清时期的经典小说文本向海外诸国的详细译介历程，学界已有诸多专门的著述对其进行梳理，在此我们便不再一一列举。毋庸置疑，这些散落与流动于世界各地的译著作品，实际上便是在他国文化语境之下产生的对于原有作品的“椭圆折射”，也正是这一“椭圆折射”的过程使得这些作品在海外传播之中逐渐凝结成为世界文学之中的艺术瑰宝。

倘若我们联系达姆罗什笔下“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的定义来进行思考，便能看到，这些作品不仅在历史之中突破了国境与语言文化空间的边界，进入了他国读者的阅读空间，实际上，在现今的阅读视野之中，它们也仍然是一种继续鲜活的存在。例如，在2016年，译者林小发（Eva Lüdi Kong）译出了德文版的全译本《西游记》，由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 Verlag）一出版，随即很快便在法兰克福书展获得了好评，并获得了莱比锡书展翻译奖，这说明作品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丢失其原有的魅力，而是依然生动地活跃在读者的视野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这个图像阅读的时代，文本也已经并非唯一的阅读方式，明清时期的小说文本，有不少的作品经历了影视作品甚至是动漫作品的改编，从而也催生了各种新的阅读方式。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现象表明了这些优秀的古典小说并非仅是停驻于历史之中的存在，实际上，在现今，这些作品也仍然在不断地在各国的语境之中被阅读，并且催生新的阐释与解读，从而保有持续的生命力。

二、回顾与反思：学界的相关研究

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文学及文化被译介和流传到西方的情况，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涌现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不少论著都涉及明清小说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英、法、德、日等这些在国内积累与发展比较成熟的语种，已经开展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此我们将对于目前在各语种间已经存在的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早在1940年，商务出版社出版了朱谦之撰写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此后这一著作更名为《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书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的哲学与文化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文化的影响，当中也部分提及了早期由传教士译介的多种中国古典文学文本，其中也包括诸多明清小说。可以说，这是国内较为早期的与明清小说海外流传相关的研究。

198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由王丽娜撰写而成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在国外》。本书以各古典小说及戏曲作品为序，细致地梳理了各部作品向海外各国传播的过程，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不过，由于成书时间较早，以及书中所涉及的国别甚广，并未能纳入近二十余年的译本的信息。

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范存忠所著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书于1991年出版，重点介绍了中国文化对于英国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文学、历史、喜剧、建筑和宗教